

民间纪事

聊斋闲品

天才与地才

◆ 陈鲁民

著名翻译家萧乾说：“书译完之后，要反复润色，不可一交了之。搞文字工作，功夫就在反复推敲上。听说天才是一气呵成的，我愿当地才。”

天才指天生就拥有特殊本领者，地才是指后天经过不懈奋斗而成材者。天才往往能够在某个领域迅速展现出超常能力和创造力，而地才则能通过勤奋和坚持来慢慢弥补天赋上的不足。尽管两者在起点上不同，但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历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都被认为是天才，如爱因斯坦、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而地才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那些通过艰苦努力和持续学习来达到高水平者，如科学家居里夫人、发明家爱迪生、小说家罗琳等。

论述天才的文字太多，也实在说不出什么新意了，不如好好讨论地才。地才，具有普通的智慧和能力，但能够坚持不懈，吃苦耐劳，肯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奋斗，有时也能达到天才的高度，做出不亚于天才的业绩。埃及有一种流行说法，世界万千动物中，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雄鹰和蜗牛。如果说雄鹰是天才，蜗牛就是地才。雄鹰只要扇几下翅膀，就能轻松飞上塔顶；而蜗牛爬上塔顶的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但是，爬上塔顶的蜗牛，与飞上塔顶的雄鹰，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同样令人羡慕，值得敬重。

人生在世，谁都争当雄鹰不想当蜗牛，想当天才不想当地才。但天才要靠天赋，天赋是稀缺资源，少如凤毛麟角，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只能去争取当地才，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那就不再去做天才梦，好好琢磨怎样当好地才方为正事。

如果说天才是天生的，地才则是后天养成的。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地才，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广接地气，摸爬滚打，勤学苦练，汗水加泪水，拼搏加坚持，不惜殚精竭虑，用尽洪荒之力，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优秀地才。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如果说“一分灵感”是天才的专利，“九十九分汗水”就是地才的长项；如果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者是天才，“板凳甘坐十年冷”者就是地才。天才不足地才补，是走向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

希腊神话里有个安泰，力气不算大，身高不魁伟，也没啥绝招，换言之不是天才，但他是地才。他的母亲是地神盖娅，每次他和敌人搏斗感到疲累时，只要一靠近大地，就能获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从而打败很多有天才的敌人。我们固然都没有地神的加持，但通过不懈努力和顽强奋斗，同样也能获得巨大力量，克敌制胜，心想事成。

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老太太莱辛，幼年家境贫困，没上过大学，也没进过文学培训班，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从没表现出文学天赋。她就像金字塔的蜗牛一样，每天坚持写作，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奋斗不休，攀爬不止，终于成功登顶，那些天才作家被远远抛在后边，难以望其项背。地才也能超过天才，这又是典型一例。

人生在世，如果你是天才，就别浪费这块优质材料，快马加鞭，一骑绝尘，干出点超凡入圣的事业；你是地才，那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把聪明智慧用足用尽，也能交上一份理想的人生答卷。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地才们也别说妄自菲薄，咱才气不足力气补，笨鸟先飞，以勤补拙，最后谁先走到目标还难说呢！

倘若成不了天才，我们就做个地才吧！

海天片羽

充满感动的难忘之旅

◆ 李文莉

2025年意义非凡。这一年，中泰建交迎来50周年的大喜，又逢中国春节的喜庆佳节。在这样特殊的时刻，1月26日至2月18日，一场融合了中泰风情与春节氛围的“一带一路·泰国风情年货节”在郑州市中原区举行。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泰国华裔，带上使命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当上了带领者，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感慨。

踏上河南郑州这片炎黄故里，仿佛是穿越了时空的寻根之旅，为了这份寻根的情怀，我投入了全部的热忱与心血。在筹备活动的日日夜夜，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挑战。从前期策划时的反复斟酌，无数个方案的推翻与重建，到现场执行时的全神贯注，对每一个细节的严格把控，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每天超12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但每次一个充满鼓励的眼神，便能传递力量，支撑着彼此咬牙坚持。中泰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在活动流程设计、文化展示细节敲定等环节，都因文化认知、工作思路、经验积淀的不同而困难重重。可也正是在不断地反复沟通、艰难磨合中，我们学会包容，真切感受到中泰团队合作带来的和谐与团结。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支持，离不开郑州市中原区优良营商环境和优惠政策，市区领导干部们的贴心服务。有了魄力远见的园丁，勇敢破土的战士，才能让中泰文化商贸交流在中原大地开出美丽的花朵。而泰国馆·中泰通作为重要平台，不仅把泰国企业品牌引入郑州，更承载着带领郑州企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期望。

这次活动于我而言，不仅是商业与文化的交流契机，更是一趟充满感动的难忘之旅。活动期间，郑州市民的热情超乎想象。他们专注欣赏泰国舞队身着传统服饰的眼神，品尝泰式美食时满足的笑容，每天市民现场互动唱响了中泰建交50周年深情友谊之歌，都让我真切感受到文化交流的魅力与力量。中原区100名大学生志愿者同样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们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经验不足，缺乏锻炼，但经过细心打磨培训，都进步不少，在寒冷的冬日户外，认真完成任务，新一代青年人的蓬勃朝气，让我看到了中泰友好合作的新希望与郑州走向国际化的无限潜力。

蜂窝煤里的温暖时光

◆ 梁永刚

的工具，则到学校附近的村上找学生家长借。由于老师们打煤球的时间比较集中，学校本来就少不多的工具便显得十分紧张，往往需要提前好几天给管后勤的老师打招呼。

有时候父亲打听到某某家的架子车闲置不用，就着急忙慌地上门求借，主人笑着说你晚来了一步，架子车刚被谁谁拉走，一脸失望的父亲只好四下打听看再找人去借。每借一件工具父亲都要走很多冤枉路，这家没有再去别家，跑了一趟又一趟，一次次不厌其烦。

如今想来，在打煤球所用到的诸多工具中，最紧俏抢手的当属“煤球机”了。所谓“煤球机”，其实就是自制的简易手打煤球的工具。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钢筋插在一根同样长的钢管中，钢筋的一头焊着用螺帽固定的一字形手柄，另一头焊着一个高度与蜂窝煤相等的圆铁筒，圆铁筒里焊有12根小钢筋棍。打煤球时，只需双手将一字形手柄轻轻往下推，一个圆乌黑的煤球就算做成了。这种简易的“煤球机”市面上很少卖，几乎都是托关系找熟人在机械厂定做的，因而显得格外稀缺。

由于第二天要打煤球，头天半夜里父亲都睡不牢稳，几次起来到院子里看天，唯恐天气突然有变。父亲的焦虑并不是多余的，如果这一天不能按计划打煤球，再等上一星期家里的煤球还够烧，关键是借用的那些工具不能及时归还人家。天终于亮了，一看到是晴天，父亲和母亲脸上的愁云惨雾顿时烟消云散。

记忆中，匆匆吃完早饭，父亲和母亲拉着

架子车去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拉黄土，那里的黄土黏性大，是制作蜂窝煤不可或缺的原料，老家俗称为“煤土”。煤土拉回来了，父亲支起筛子，一畛畛将大堆的煤和土全部筛上一遍。

很快，那些夹杂在煤和土中的杂质乖乖地躲在了筛子的一侧，被父亲区别对待：煤矸石以及土中挟裹的小石块被丢弃一旁，而那些个头稍大过不了筛子的碎煤块，则被父亲用铁锹拍烂用鞋底踩碎，重新回归到煤堆中。

两筐煤半筐土，这是父亲多年来总结出的煤中掺土的比例。开始打煤球了，父亲掂着足有十来斤重的煤球机，走到和好的煤泥前，两手抓住煤球机的柄，用力地往煤泥上砸，然后左右反复旋转碾压几下，感觉到里面填实了，便提着煤球机走到一处平地上，用手轻轻往下一推，一个圆溜溜的煤球便滑落在地。刚打出来的煤球湿漉漉的，嫩乎乎的，莲藕似的小孔里升腾着袅袅的水汽，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光。

父亲打煤球有个习惯，连续打上几个后就要将煤球机放到水盆里涮一下，这样做煤球机里不容易粘连，打出来的煤球完整利落。随着一声声煤球机与煤泥碰撞发出的闷响，一大堆黑压压的煤泥变成了一片排列整齐的煤球。打煤球又脏又累，还需要技术和力量，父亲和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从来不让我参与其中。

有时候做完了功课，我便从家中跑出来看父亲打煤球，在我好奇的目光中，一堆稀软无形的煤泥站成了有模有样的煤球。趁父亲坐一旁擦汗歇息或者喝口水的工夫，我不失时机

地上前抓起沉甸甸的煤球机，模仿着父亲的样子打煤球，可能是经验不足的缘故吧，我打的煤球要么矮了一截，要么歪瓜裂枣似的，既不完整也不光滑。

看着我手上脸上都弄上了煤泥，父亲站起身笑呵呵地从我手中接过煤球机，示意母亲把我刚才打的几个煤球全部铲到煤泥中返工重打。等把一大堆煤泥全部变成了煤球，虽然是大冬天，父亲却汗如雨下浑身湿透，身上的衣服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就连脸上手上都像墨汁染了一股。

如果天气晴朗，阳光充足，那些纵横交错的煤球经过两三天的晾晒就可以转移到灶房里了。为了防止夜里突然下雨，每天晚上母亲都用塑料布将煤球盖得严严实实，等到第二天再揭开。几天后，母亲拿起一个煤球用手使劲按了按，很瓷实，彻底干透了，于是找来抬筐将煤球抬到灶房后，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好。

许多年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外出求学离开了那所乡村中学，后来父亲退休后和母亲也进城生活，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家里早已不再烧煤球了。如今，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日，一想起当年父亲打煤球时的一幕幕场景，我的泪水就忍不住欲罢难下，泪眼朦胧中都是父亲的音容笑貌。流年里的那些冬天，正是凭借着煤球散发出的微弱热量，我们一家人才得以烤火取暖、烧水做饭，度过了无数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和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寒冬。

人与自然

朱实累累南天竹

◆ 韩红军

午后公园闲步，远远望见湖对岸高高低低红彤彤的一片，尽显新春的喜悦和热闹。走近，原来高处的红，是挂起的几排纱灯；而低处的红，是栽种的一片南天竹。

百木萧索、百卉凋零的冬天，恰是南天竹的“黄金季”。直耸的枝条虽然纤细，却高峭挺拔。叶茎节节延展，茎节处瘦尖伶俐的叶子两两相对。据说，正因其“叶叶相对，而颇类竹”，方以“竹”名之。再细看，枝干下部靠近地面的叶子，碧绿葱郁。向上，越是接近顶端，叶片的颜色越是红艳。位于高处，它们虽然接受了更多的阳光，却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霜。

南天竹“春花穗生，色白微红，结子如豌豆，正碧色，至冬色渐变如红宝颗，圆正可爱”。深冬，正是果实“圆正可爱”之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南天竹果，串串累累，或藏于叶下或高悬枝尖，红得耀眼、红得滋润、红得诱人。这种红，不同于高处纱灯的火红，而是类似丹砂的朱红，绚烂而不失深沉，热烈而不失坚毅。那是只有饱经风霜之后，方有的一种深沉和坚毅。

我拿出手机，拉近镜头，拍了几张照片。拍完，滑动着屏幕逐一浏览，却始终未能选出理想的照片，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什么呢？猛然忆起前年冬天也拍过南天竹的照片，忙翻找了出来。只见皑皑白雪之下，一片片对生的赭红叶子凝重沉静，而颗颗红果，如如跳动的火焰，如透亮的玛瑙，绚丽、通透、夺目，似乎储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无尽的生活力。

一瞬间明白，今年的南天竹上少了白雪。“有梅无雪不精神”。同理，没有白雪的映衬，照片中的红果，终是暗了一些，淡了一些。难怪明人王世懋说：“天竹累累朱实……雪中视之尤佳。”鲜明的色彩，总是具有一种天然的、强劲的张力。不由得想起一句诗：“映来雪里三分白，射到堂前万点红”。

“映来雪里三分白，射到堂前万点红”，是清人何其章写南天竹的诗，尤其是“射”字，深具力道。诗的前两句为“小苑年华又到冬，几枝潇洒隐墙东”，描写南天竹在清冷萧索的冬日，不惧严寒，洒脱地

立于园角壁旁，盎然生长的情景。名竹而非竹，却与竹同性，经雪而不枯、凛寒而不凋，特别是累累红果如一团火焰，温暖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心”。检索描写南天竹的诗文，单是宋人作品便有多首，如杨翼斋的“花发朱明雨后天，结成红颗更轻圆”，如董嗣皋的“碎颗绿攒知暑过，乐枝红透得霜侵”，如李之仪的“我来独爱南天竺，公去谁京北苑茶”，如陆游的“安石榴房初小坼，南天竺子亦微丹”……诗人笔下的南天竹意象丰满、意韵丰赡。而清朝诗人蒋英的一阙“南歌子”，则更为写实更为具象：“清品梅为侣，芳名竹并称，浑疑红豆种闲庭，深爱明珠累累、总娉婷。不畏严霜压，何愁冻云漫，瀑丹依旧叶青青，好共岁寒三友，插瓷瓶”。

“好共岁寒三友，插瓷瓶”，是一句清冷的诗词，更是一幅多彩的图画——“岁朝清供图”。历代的“岁朝清供图”，南天竹都是“常客”。

“岁寒三友”，多指松竹梅。但是创“没骨画法”、开“写生正派”的清代画家恽南田，不仅在技法上“不走寻常路”，开创“恽体”花卉画风，在题材上也独树一帜，偏将南天竹与蜡梅、罗汉松一同入画。梅蕊娇黄、松枝沉绿、竹果鲜红，一幅《岁寒三友图》，画面活而不跳、配色艳而不俗。题跋坦表心声：“昔人多画岁寒三友，予独取此三种，爱其有凌寒之姿。虽雪摧摧剥，未逊丰丽，后凋何愧焉。”其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名家都画过类似题材。无论是将南天竹与水仙、蜡梅、佛手、桃子、石榴、牡丹、灵芝等搭配，还是单单画南天竹，均姿态各异、意韵纷呈。汪曾祺先生在《岁朝清供》中也评说过：“任伯年画（南）天竹，果较繁密。齐白石画（南）天竹，果较疏，粒大，色近朱红……”

“磐石结孤根，翠叶光凝露。错落珊瑚珠，铁网出海底。渭川种千亩，嘉名岂虚拟。岁寒不改色，可以比君子。”这是吴昌硕先生在一幅《天竹图》上的自题诗。岁寒不改色，愈寒色愈烈，望着眼前一株株红果累累的南天竹，心中不仅是满满的欢喜，更有深深的敬意。



灵泉峡写生(国画) 房巍

荐书架

《原汁原味的语文书》：提供未经改动的名作原貌

◆ 张梦瑶

近日，语文名师郭初阳编选的新书《原汁原味的语文书》推出。本书针对覆盖全国的十二册小学语文语文书中内容删改较大的篇目，如屠格涅夫《麻雀》、安徒生《海的女儿》、萧红《火烧云》、冯骥才《珍珠鸟》等，提供未经改动的名家名作原貌。众所周知，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都进行过删减，这出于教材主编和编写人员的多重考虑。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课堂里读了，上过了课，以为就是如此这般。殊不知，原作中还有另一番天地。

从进入中学教育领域算起，郭初阳已经是位从业二十九年的知名优秀教师；而他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持续研究已经十八年。从提倡自由阅读、原汁原味的阅读，到推出《原汁原味的语文书》，郭初阳在现实与理想，以及孩子、家长与教师的关系中找到了某种有效连接和平衡。叶圣陶曾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需要加上后半句“选文必须来自经典”，这也是郭初阳一直看重的，教材如食材，要新鲜、优质、有营养，更要原汁原味。

小说是正史罅隙间、野史沃壤上直抵人心人性的文化解码器。高明的小说，似居高临下的小鸟，惊鸿一瞥间览尽人性的崇高与萎缩；如精擅岐黄的杏林妙手，望闻问切后聚焦人心顽疾、定位精神病灶。长篇小说《后湾纪事》，以百岁老人樊德全亡故、停丧、下葬期间林林总总的情感碰撞、利益争执、阴阳差错，以白描手法、写意审美、简笔勾勒出樊德全儿女、亲友及乡邻等的众生群像，以较为深刻的挖掘、较为生动的表现、较为冷峻的旁观，写出了乡村传统与现代社会融合、转型下真实的荒诞与荒诞的真实。

作品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复杂、多面，乡村情感和气息扑面而来的人物形象。樊德全是乡村兽医，百年人生见证了家族、村庄、社会等的兴衰变迁。他勤劳善良，深得乡邻尊重，有着传统家长的威严与无奈，对晚辈的矛盾冲突他虽有助其化解、盼其和好的用心却不乏技拙、徒唤奈何，在坚守与迷惘间走完了生命旅程。樊德全在冬至亡故后，其两个儿子老有、常有围绕“葬礼主动权”斗智斗勇、斗糊涂斗无耻，展开激烈争夺。老有仗着父亲亡故在家的自白之便，以尽孝为旗帜，实则是觊觎父亲葬礼将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收益。其行为引

书人书话

以荒诞真实解码乡村精神

◆ 张阳

发了兄弟间的激烈冲突、亲友间的迷茫无措、邻里众人的选边站队。作品以特殊事件为切口，精准、深刻地剖析了乡村社会的精神肌理，生动、诙谐刻画了“后湾村”众人的文化脸谱。

作品入木三分地透析了人性，并极力以温情疗救、匡扶人性的扭曲、倾覆。百岁老人的葬礼，因为儿孙围绕利益格局的钩心斗角，亲戚、邻居及看客们的各怀心态，异化为孝道为口号、悲伤为行头、利益为驱动、荒诞为内核的活报剧，老有一家表演式的悲伤，常有一家争而不得、退而不甘后的另辟蹊径，女儿女婿、多位亲戚和邻居和稀泥式的两头奔忙以求皆不得罪，作者熟练运用黑色幽默手法，不动声色地调动反讽、暗喻等技巧，让啧啧声与算盘珠在灵堂共振，引孝衣

孝帽与锺锤必较在棺前乖戾，点戳出孝道伦理、世道人心在利益诱惑前的结构性溃败。樊德全如同失效的黏合剂，其兽医身份颇具隐喻——能治牲口恶疾，难愈人性沉疴；粗糙的利己主义者老有，自私利毫毫不掩饰，将孝道换算为养老筹码、混世丑布，用哭丧调演演利益咏叹调；两头卖好，实则两头添堵、埋雷的梅小狼父子；操弄人心，大发死人财的丧葬品店老板；乡村闲人以帮忙操办葬礼为机遇，行温情敲诈、友好勒索……人心切片折射人心不古，传统乡情、孝道、弟恭兄友等情愫在量子纠缠、抖音传播等时空异化中打散重组，似“新伤痕写作”，以村言乡调引吭一曲田园挽歌，以冷峻笔触记录文化基因突变现场。在呈上乡村精神病理穿刺报告的同时，又以常有的倔强坚持，秋燕的

隐忍、善良，冯油锤的外圆内方、主持公道，大兵、大志的心怀善念，给读者以温情，给乡村以希望，言简意赅地道出乡村社会、乡间人物的复杂、多面，作品得以为读者留下立体的体认、多元的感念。

当装裹有樊德全遗体的“实棺”入土为安，载有樊德全照片、衣冠的“虚棺”在祖坟化为灰烬，小说在众位看客、或者说旁观者此言不搭彼语的议论中落幕，留下开放式结尾，也留下关于文化洗礼、文明重组、乡村振兴等宏大议题的考量，是乡村乌托邦与思想蒙太奇联袂触发的灵魂悸动，是徜徉在时代精神枢纽上的深情寻找，是传统乡村在终结与新生中的新的轮回。我想，这是长篇小说《后湾纪事》呈给当代最锋利的思想礼物。

总体看，《后湾纪事》是一部兼具批判性与温情的小小说，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是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反思，是对时代变迁的深情记录，堪称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佳作。其作者郭书田先生，是某机关退休干部。其人热爱文学，半生沉迷阅读和写作，于长篇小说则是初试牛刀。由作品达到的水准说，使我们再一次感叹“高手在圈外”，同时对其正在创作中的系列篇《后湾轶事》充满更高的期许。